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三百六十八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五

天官冢宰第一之五

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毒藥藥之辛苦者藥之物恒多毒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賈氏公彦曰藥之無

毒者亦聚之但藥物多毒故曰毒藥　王氏應電曰

毒藥得天地之偏氣寒熱之性過甚者也人身有不

和之氣須以偏勝之物攻之乃得其平　劉氏彝曰醫之政令謂物産之宜採取之候治煉之方攻療之制悉預知之然後可以共醫事

存疑鄭氏鍔曰瘍醫職以五毒攻之以五藥療之則毒與藥二物也藥之毒與不毒者皆不可以卒求不可不早收而豫蓄也

案注以毒藥爲一以下經五毒專療瘍也然疾醫五藥之中亦有有毒者如附子芒硝斑蝥之類則鄭鍔

說亦得為一解

凡邦之有疾病者有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疕界履反戚匹婢反瘍音羊造七報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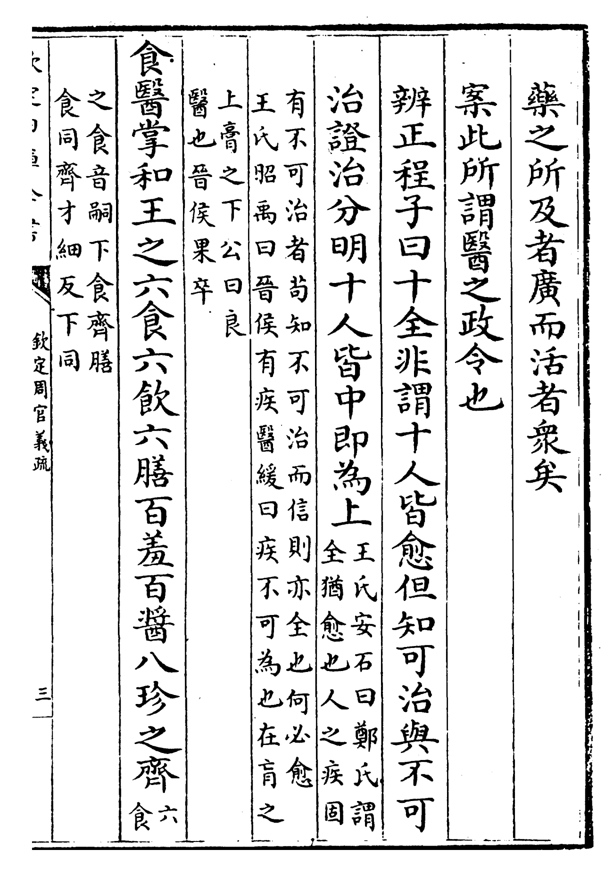
正義鄭氏康成曰疕頭瘍亦謂之秃身傷曰瘍賈疏曲禮身有瘍則浴是也　分之者醫各有能

案疾醫職曰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而此職曰邦盖雖統萬民而以王宫百官府為主也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

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禄也全猶愈也以失四為下者五則半矣或不治自愈　賈氏公彦曰差為五等適中者守本禄愈多者益之失多者損之愈不愈並有案記歲終總攷計之　王氏安石曰餼廩稱事然後能者勸而不能者勉　王氏應電曰醫仁術也先王立師以掌之使衆醫分治民疾計其功而制其食醫者可無求於病家則心清而業精病者不必酬醫則



藥之所及者廣而活者衆矣

案此所謂醫之政令也

辨正程子曰十全非謂十人皆愈但知可治與不可治證治分明十人皆中即為上王氏安石曰鄭氏謂全猶愈也人之疾固有不可治者苟知不可治而信則亦全也何必愈王氏昭禹曰晉侯有疾醫緩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公曰良醫也晉侯果卒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六食之食音嗣下食齊膳食同齊才細反下同

正義賈氏公彦曰六食以下並膳夫所掌食醫調和之　王氏昭禹曰齊者調和其味使多寡厚薄各適其節也

案食飲膳羞醬珍製作有常法而食醫和其齊者酌天時與王氣體之所宜也

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

賈氏公彦曰眡猶比也言飯之齊和四時常溫比於

春時羹齊四時常熱比於夏時醬齊四時常涼比於秋時飲齊四時常寒比於冬時　王氏應電曰五穀食之主故宜温羹所以調食故宜熱醬所以致滋味故宜涼飲主解渴故宜寒

案士昏禮黍稷兩敦有蓋是飯宜温也大羹湆在爨是羹宜熱也醯醬先設而巾之是醬宜涼也凡酒飲皆不温是飲宜寒也

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和胡臥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尚其時味而甘以成之猶木火金水之載於土内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　賈氏公彦曰木味酸屬春火味苦屬夏金味辛屬秋水味鹹屬冬〻多者多於餘味一分所以助時氣也中央土味甘屬季夏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上滑者通利往來所以調四味故云調以滑甘　王氏昭禹曰春令發散多酸以收之夏令解緩多苦以堅之秋令揫斂多辛以散之冬〻令堅栗多鹹

以耎之又黄帝素問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

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會如字稌音杜苽音孤

正義鄭氏康成曰會成也謂其味相成鄭氏鍔曰膳食各有相宜者當會而合之使氣味相成

鄭氏衆曰稌稉也爾雅稌稻也苽雕胡也賈疏今南方見有苽米是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據本草素問牛味甘平稻味苦而又温羊味甘熱黍味苦温豭豬味酸牝豬味苦稷米味甘皆是甘苦相成犬味酸而温粱米味甘而微寒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温小麥味甘微寒皆是氣味相成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宜苽或同是水物相宜　王氏應電曰凡物性有同類以助其生者有相待以洩其過者合食則能益人有相反而為忌者合食則能害人牛稌土羊黍火豕稷水犬粱金鴈麥陽

魚菰陰同其所稟故合食為宜

案四時五行與五穀六畜之相資相制五味五藥五穀與五氣五色五聲五藏之相補相洩衆說參差莫辨其孰是故兼存之

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如字放甫往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放猶依也　賈氏公彦曰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為主而共王不通於下大夫已上亦依之　謝氏良佐曰古人不致滋味而

衛生之道則盡焉　王氏應電曰食數有品節限制養道則上下同之

案楊氏時謂君子之自養恒放王則不至於疾故疾醫惟施於萬民非也萬民有疾且官治之則君子不待言故舉下以包上耳庶民非耆老不食肉安得審膳食之宜合四時之氣乎既衆知其所宜則能用者皆非法之所禁也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

正義賈氏公彦曰療治疾病必須將養故以養言之疾輕病重論語注疾甚曰病止言萬民不言王與卿大夫者蓋醫師治之　王氏昭禹曰五藏六府之氣偏勝則疾病因之而作養之者調其有餘不足而使之平也

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癘音厲痟音消痒移兩反又移强反疥音介嗽西侯反上時養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癘疾氣不和之疾痟酸削也首疾頭痛也嗽欬也上氣逆喘也五行傳六癘作見賈疏案五行傳六沴作見彼言沴此注言癘者五行相乖沴則癘氣與人為疫存疑賈氏公彦曰春四時之首陽氣將盛惟金沴木故有痟首之疾四月純陽用事五月已後陰氣始起惟水沴火水為甲疥有甲故有疥痒之疾秋時陽氣漸銷陰氣方盛惟火沴金兼寒兼熱故有瘧寒之疾冬時陰氣勝陽氣方起惟土沴水以土壅水其氣不

通故有嗽上氣之疾　王氏安石曰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温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方冬時陽為主於内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為内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夏時陰為主於内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為内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為瘧寒之疾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冬陽溢於臟腑故有嗽上氣之疾

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正義鄭氏康成曰五味醯酒飴蜜薑鹽之屬賈疏醯則酸酒則苦飴蜜則甘薑則辛鹽則鹹也五穀麻黍稷麥豆賈疏此依月令五方之穀也王氏與之曰素問以麻麥稷稻豆為五穀以麻屬木麥屬火稷屬土稻屬金豆屬水若疾醫用以養病必知物性所宜似當從素問五藥草木蟲石穀養猶治也病由氣勝負而生攻其羸養其不足賈疏假令夏時病熱者體寒乃水羸而勝火氣負而不足故五味中食甘五穀中食稷以甘稷是土之穀味土尅水是攻其羸也土生於火食甘稷為子養母之道故云養其不足其治合之齊則存乎神農子儀之術云賈疏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百藥又中經薄云子儀本草經一卷若然子儀周末時人王氏安石

曰素問形不足温之以氣精不足補之以味味養精者也穀養形者也藥則療病者也養精為本養形次之療病為末

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者劇易之徵見於外者五氣五臟所出氣也五聲言語宫商角徵羽也王氏昭禹曰宫聲和商聲剛角聲清徵聲疾羽聲弱五色面貌青赤黄白黒王氏昭禹曰肝色青心色赤肺色白腎色黒脾色黄察其盈虛休王吉凶可知賈疏假令冬時面色黒其氣寒

聲應羽是盈而王吉可知若冬時其色黄其氣熱聲應宫是中央土尅己則虚而休凶可知若得東方青色等則子來助己亦吉審用此者莫若扁鵲倉公賈疏扁鵲在周時倉公淳于意在漢時王氏昭禹曰素問五臟之象可以類推五臟之音可以意識五臟徵驗可以目察五氣則可以類推者也五聲則可以意識者也五色則可以目察者也

通論鄧氏元錫曰味穀藥皆五氣色聲亦五者五行有氣則有味發為聲形為色散為百穀百藥故投所

合而和取所勝以攻用所相為養

存疑鄭氏康成曰肺氣熱心氣次之肝氣涼脾氣溫腎氣寒　王氏昭禹曰五氣心氣熱肝氣溫脾氣和肺氣涼腎氣寒　王氏應電曰五聲肝呼心笑脾歌肺哭腎呻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竅乞叫反藏才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兩參之者以觀其死生之驗陽竅七賈疏在頭露見故為陽陰竅二賈疏在下不見故為陰竅之變謂開閉

非常正藏五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賈疏正藏五肺心肝脾腎又於六府中取四者以益之為九藏也六府胃膀胱大腸小腸膽三焦脈之大候要在陽明寸口能專是者其惟秦和乎岐伯榆柎則兼彼數術者陸氏德明曰左傳昭元年晉平公疾秦伯使醫和為之即秦和也岐伯榆柎皆黃帝時人藏之動謂脈至與不至

案兩之參之言診視非一處也其變其動言病情非一端也如九竅則有或通或閉之異九藏則有在經在府入藏之殊必歷歷察之然後死生可決而治法

可施也

存疑賈氏公彦曰九竅與所脈為兩兩與九藏為參　王氏昭禹曰難經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切五色望而知者也五聲聞而知者也五氣問而知者也九藏切而知之者也九竅兼望與問而知之者也　易氏祓曰九竅見於外覩其證之變而有通塞之二候故曰兩九藏藏於内察其脈之動而有浮中沉之三部

故曰參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正義鄭氏康成曰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謂治之不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禄且為後治之戒

案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百官府之醫事猶懼不給豈能徧及萬民疑萬民之疾大且危者然後醫士治焉其餘則受方於醫師而未列職者皆使分治

其有功效亦官給之食先王之世不獨爵必當賢即醫者亦不能幸而得食所以能制百事之宜而盡萬物之性也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折時設反祝之樹反劀音刮徐工滑反齊才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腫瘍癰而上生創者賈疏上生瘡謂癰而有頭未潰者潰瘍癰而含膿血者金瘍刀創也折瘍踠跌者

祝當為注讀如注病之注聲之誤也注謂附著藥賈疏

注藥於瘡乃後刮殺 劀刮去膿血殺謂以藥食其惡肉 王氏安石曰腫瘍聚而不潰潰瘍已潰者也折瘍折骨也

賈氏公彦曰齊謂齊量之宜

存異王氏安石曰醫術移精變氣有祝由之法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而徙之者盖祝由之遺法也祝之不勝然後藥藥之不勝然後劀劀之不勝然後殺

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

節之氣依注改作穀

正義鄭氏康成曰止病曰療攻治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今醫方有五毒之藥作之合黃堥賈疏案內則有敦堥卮匜注敦堥黍稷器也合和丹藥者皆用黃瓦缻為之亦名黃堥置石膽丹砂雄黃礜石慈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烟上著以雞羽掃取之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既刮殺而攻盡其宿肉乃養之也五氣當為五穀字之誤也節節成其藥之力

通論王氏安石曰疾醫以治内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

存異王氏安石曰形不足温之以氣則治瘍宜養其氣也在毒攻之後者先除其惡然後可養　王氏昭禹曰五氣即五藏之氣也

案五藏之氣乃待養者氣得所養則無疾矣又可以五藏之氣養其瘍乎安石喜為新異而不顧理之所安昭禹曲附安石每每如此

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類相養也酸木味木根立地中似骨辛金味金之纒合異物似筋鹹水味水之流行地中似脈苦火味火出入無形似氣甘土味土含載四者似肉滑滑石之類凡諸滑物通利往來似竅

賈氏公彦曰此五味不以生成為次者若洪範以類相對者言也　王氏應電曰人之生也四月受水精

以成血脈五月受火精以成氣六月受金精以成筋七月受木精以成骨八月受土精以成膚革竅者形體骨肉空虚之處非此無以通氣血形神之往來者案於瘍醫始列此見瘍亦宜以五味養也疾則不待言矣

存疑王氏昭禹曰素問酸收辛散鹹耎苦堅甘緩夫肉以骨為體骨收則强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為節筋散則不攣故以辛散之脈所以行血脈耎則和故以

鹹耎之氣所以充體氣堅則實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壅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滯故以滑利之且腎水屬也主骨故欲收肝木屬也主筋故欲散心火屬也主脈故欲耎肺金屬也主氣故欲堅脾土屬也主肉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為體而以肉為包所以通氣也素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惟滑則無所凝止則竅亦水屬也故以滑利為主

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正義毛氏應龍曰雖治法有四齊之殊而必以藥為之主　王氏應電曰國中有瘍者或造或否並得於瘍醫受藥其分治死終亦當如疾醫之法

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

正義鄭氏康成曰畜獸之疾病及瘍療同醫人賈疏重畜賤

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觀其所發而養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節趨驟之節也氣謂脈氣獸病難

知必灌以緩之且強其氣也既行之乃以脈視之以知所病　鄭氏鍔曰灌之以藥使行而有節乃所以動作其氣

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之養之食之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先攻之而後養之　王氏昭禹曰藥以除其害養以和其氣食以充其體此療獸瘍之序也

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以進退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亦據功過進退其禄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

正義鄭氏康成曰式灋作酒之灋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賈疏功沽謂善惡　月令乃命大酋賈疏月令注酒熟曰酋酋下文昔酒注令之酋久白酒則酋者久遠之稱以久熟者為善也故以名酒官　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賈疏湛漬饎炊也　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　鄭氏衆曰授酒人以其材　賈氏

公彥曰酒正辨四飲則漿之政令亦掌之今直言掌酒之政令者據重者而言也漿之式灋及漿材亦酒正授之

凡為公酒者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公酒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亦以式灋及酒材授之使自釀之賈疏鄉飲酒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三年賓賢能後以五物詢衆庶此數事者皆為國行禮故得公酒

存疑賈氏公彥曰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則合錢飲酒

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齊才細反緹音體

正義鄭氏康成曰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賈疏曹植酒賦宜成醴醪一云酒名一云地名未知孰是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賈疏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醴齊又此恬於餘齊與酒味稍殊故亦入於六飲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

白矣賈疏漢蕭何封南陽地名曰酇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賈疏糟牀下酒其色紅赤鄭下注五伯緹衣亦赤黑色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酒矣賈疏熟則滓沈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賈疏司尊彝職醴齊縮酌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謂以事酒之清明者和醴齊以茅泲之使可酌鄭彼注泛從醴是二者皆縮酌盎以下差清賈疏司尊彝職盎齊涗酌注涗清也謂以清酒泲之則不用茅以盎已清也注又云緹沈從盎則亦用清酒泲之其象類則然古之灋式未可盡聞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

賈氏公彥曰酒人為酒酒正直辨五齊之名知其清濁而已五齊與下三酒

及鬯人秬鬯所以異者三酒味厚人所飲也五齊味薄所以祭也對言則齊與酒異通言之五齊亦曰酒坊記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是也其鬯酒自用黑黍為之與此別　孔氏穎達曰五齊是祭祀獻神所用非人常飲　鄭氏鍔曰太古惟有水謂之玄酒其後始有泛齊泛變而為醴醴變而為盎盎變而為緹緹變而為沈其色與味各異麴米之齊本不同也故不可以不辨記曰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緹在堂澄酒在

下醆則盎也澄則沈也五齊之後乃有三酒

案司尊彝職醴齊之上有鬱齊無泛齊此有泛齊無鬱齊者祭天地不祼則用泛齊祭宗廟祼則用鬱齊兩職互備之其等在醴齊之上則一也齊不可飲故必以三酒泲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祭有大小齊有多少如祫備五齊禘備四齊時祭備二齊故注謂以度量節作之　郝氏敬曰齊劑同水米麴相劑和也米將化浮漲曰泛

既變成糟曰醴糟發上溢曰盎糟久凝而絳色曰緹糟粃盡沉於下汁清曰沈此五齊皆糟未泲者泲其糟成酒　何氏喬新曰泛者滓浮而上泛也醴者滓汁相將而一體也二者最濁盎緹沈三者差清

案注疏以齊為祭祀所用多少之齊不如鄭鍔郝敬以為米麴水相和多少之齊於理為長司尊彝職醴齊縮酌盎齊涚酌是盛入尊時糟已泲矣郝云泲其糟成酒仍是五齊之酒非三酒也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事酒今之醳酒也賈疏事酒冬釀春成昔酒今之酋久白酒賈疏昔酒對事酒為清若對清酒則為白故云酋久白酒也所謂舊醳者也賈疏對事酒為新醳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賈疏中山郡名魏都賦醇酎中山沇湎千日昔酒久釀清酒又久於昔酒　賈氏公彥曰此三酒皆盛於罍尊在堂下　王氏安石曰五齊以祭祭不致其味故辨其名三酒以飲飲則致其實故辨其物

存疑鄭氏衆曰事酒有事而飲也昔酒無事而飲也清酒祭祀之酒　郝氏敬曰事酒有事新造者如少牢禮卜吉宰乃命爲酒是也

案三酒所用之别未詳姑存先鄭語後鄭則以事酒爲酌有事者之酒也司尊彝職凡酒脩酌注謂三酒皆以水和而泲之是其味雖厚於齊而猶薄故可飲

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醫於起反徐於計反酏逸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清謂醴之泲者賈疏漿人云醴此云清故云清謂醴之泲者 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賈疏謂醫釀粥為之與醴少異也 漿今之截漿也賈疏截漿酒類字從𢧵𢧵之言載米汁相載也 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賈疏內則黍酏在飲中故知此酏當內則黍酏以其為飲故知粥稀者之清也 賈氏公彥曰案漿人有六飲此言四者漿人注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故也內則所謂稻醴黍醴粱醴之清總當此經之清漿當此經之漿醷當此經之醫

案飲既食之後用之以漱口公食大夫禮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彼漿飲即此漿是也時而渴則亦飲之

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四飲三酒之餕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世子不言餕其饋食不必具設之賈疏餕陳也謂具設之后世子不言四飲三酒復不言餕故云不必具設五齊止用醴為飲者取醴恬與酒味異也其餘四齊味皆似酒賈疏醴恬全與酒味别餘四齊味薄故云似酒

案不共五齊者齊以奉祭祀非可常飲之物也

凡祭祀以濃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

正義賈氏公彦曰祭有大小齊有多少各有常濃故云以濃共五齊三酒五齊五尊三酒三尊故云以實八尊此除明水玄酒若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此八尊為十六尊不言者舉正尊也　鄭氏康成曰大祭者王服大裘袞冕所祭也中祭者王服鷩冕毳冕

所祭也小祭者王服希冕玄冕所祭也賈疏據司服六冕差之

三貳再貳一貳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禮運玄酒

在室賈疏玄酒即明水鬱鬯在室玄酒配之亦在室醴醆在户賈疏醴謂醴齊醆謂盎齊

粢醍在堂賈疏粢當為齊醍齊在堂也澄酒在下賈疏澄謂沈齊酒是三

酒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賈疏司尊彝職皆有罍諸臣之所酢是飲諸臣也若

今常滿尊也祭祀必用五齊者至敬不尚味而貴多

品酌器所用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　鄭氏衆

曰三貳三益副之也齊酒不貳為尊者質不敢副益

也　杜氏子春曰五齊以祭不益賈疏以其主獻尸所用少故不副益

三酒人所飲故益也弟子職曰周旋而貳唯嗛之視賈疏嗛謂不滿唯視酒尊不滿者更益之　易氏祓曰酌數謂用器酌酒以益於尊中量其人之多寡以為數也齊酒不貳而有器量謂量其多寡之數設之而已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天地為大祭宗廟為中祭五祀為小祭其實天地自有大祭小祭宗廟亦有大祭也

共賔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賔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酒王所致酒也王致酒后致飲夫婦之義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士謂酒人漿人奄士　賈氏公彦曰酒人職賔客之陳酒謂若致饔餼陳列於客館中此言禮酒不言陳謂饗燕王當親之有故使人就館以酬幣致之也酒陽也故王致之飲陰也故后致之

存疑魏氏校曰酒人漿人奄也惟執役於官不可使為禮故酒正使其屬士奉之注以士為奄非也

案此云使其士奉之下酒人職云共賔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即此賔客之禮酒也漿人職云共夫人致飲于賔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與此文互見也后之致禮酒正使其士奉之則夫人致禮亦酒正使之明矣夫人致禮漿人奉之則后之致禮所使者亦漿人明矣內小臣之奄為上士則此奄或亦下士之

儔也經於酒人漿人不言士而於酒正見之豈其與下士同秩而爵命不及與䰠氏謂使其屬士奉之中士下士同官皆酒正也何云使乎盖有鑒於後世奄人之禍而欲深抑之然不使共其當職之事恐非設官之意也内宰職致后之賔客之禮凡后夫人所致皆内宰令之而諸官共奉之

通論王氏安石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牽

射牲后親徹豆籩賓客則亦王祼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皆夫婦相成之義

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共其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賈疏計羣臣多少以足為度 王氏與之曰王之飲酒不會然王燕飲而必共其計曷嘗不計之有司嚴奉酒之吏所以默制人主也

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

正義鄭氏康成曰要以醉為度　鄭氏鍔曰饗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而此無酌數者此所謂饗與饗賓别士庶子則念其宿衛之忠勤死王事者之老與孤則憫其惸獨故以醉為度示恩意之渥耳

案外饔職疏云者老兼國老庶老此亦宜然　經兩言酌數皆酌以賓尊之數也獻酬之數宰夫主之非賓尊時所得預計故但共其酒而不限以酌數禮畢則酌數可知矣

掌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尊卑之差有秩者謂老臣王制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賈疏謂日日有秩膳

賈氏公彥曰賜頒謂以酒頒羣臣也　毛氏應龍曰書契者書其數於契以授之使受於酒府

存疑王氏安石曰有秩酒者非特老臣也授以書者使知所得之數授以契者使執之以取酒

酒正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出謂授酒材及用酒之多少也受用酒者日言其計於酒正賈疏受用酒者酒人酒正月盡言於

小宰　王氏安石曰特謹其出異於餘物裁酒之意也必使小宰聽之以執九式之貳當正其不如法者

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

正義賈氏公彦曰酒亦為加故世子會之

以酒式誅賞

正義鄭氏康成曰誅賞作酒之善惡者

案典守之耗敗出入之多寡違式者宜有誅其典守之能謹出入之如式者有賞蓋亦存焉匪直作酒之善惡而已

酒人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

正義鄭氏康成曰世婦謂宮卿之官賈疏春官每宮卿二人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聯　賈氏公彦曰為猶作也

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正使之也禮酒饗燕之酒賈疏謂饗燕賓客飲酒食之酒賈疏是食時酳口之酒曲禮酒漿處右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賈疏各以其爵者諸侯來朝遣三公致饗卿來聘遣卿大夫致饗聘禮致饗以酬幣則燕亦然致食以侑幣故云以酬幣侑幣致之　易氏祓曰飲酒則常禮之外給賓客之稍禮

案饗燕食皆當為禮酒所以致禮於賓客也飲酒當為賓客之稍禮此職於禮酒之外别言飲酒與漿人

職之稍禮互見也注說固正易氏說亦可參

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府酒正之府　賈氏公彦曰以其事非一故言凡事

案凡事謂王之三酒之餕燕飲稍事以及后世子之餕士庶子耆老孤子之饗羣臣之賜頒秩酒凡酒正所掌者入於酒府以酒正掌其灋或自奉之或使其屬士或令掌事者及其人自取也酒人漿人俱無府

無徒則存貯者即酒正之府轉運者即酒正之徒耳

凡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奉小祭祀也陳酒謂若歸饔

餼之酒亦自有奉之者以酒從往賈疏聘禮歸饔餼牲牢及米禾芻薪

于客館八壺設於西序亦自有奉之者謂使卿歸之也　王氏安石曰祭祀共

酒以往則自有奉之者往待其令而已陳酒掌客職

所謂壺四十皆陳是也

案祭必有齊曰共酒則齊不待言矣前曰祭祀則共

奉之以役世婦葢宗廟之祭及宫中小祀也故使奄奉之於世婦焉此曰凡則大小外祭祀后所不與故共酒以往而别有人奉之賔客之禮酒飲酒則酒人自奉陳酒則以往而不奉何也酒人奄也歸饔禮大非奄所得與也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 賈疏酒正辨四飲言清不言醴彼注云清醴之泲者此六飲言清謂醴之不泲者清濁雖殊本是一

物故云醴清也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賈疏案內則飲內有濫無涼注以周官六飲校之則濫涼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賈疏酒正辨四飲無水涼以水則臨時取用涼則至用乃和二者並不須豫備故言無厚薄之齊王氏昭禹曰酒以用於祭祀為主漿則主於飲而已故漿人六飲未嘗及祭祀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謂涼以水和酒也若以酒和水則有厚薄之齊酒正當辨之矣故後鄭不從

案水涼無齊可辨故酒正所辨惟四飲此曰共則六

飲無一可缺矣涼疑水之和以冰者

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酒正使之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閒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所給亦六飲而已禮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賈疏案士冠禮禮子用醴有柶柶只為糟設醴既泲而清則不假柶此經清醴是也　賈氏公彦曰夫人謂三夫人

案后致禮醫糟酏糟二者而已夫人於二者之外又

有清醴者后八壺每者各四夫人六壺每者各二尊者品少而數多卑者品多而數少以是為别且貴糟而賤清也聘禮歸饔君禮也八壺設于東序夫人歸禮三酒六壺足以見其等差矣　士冠禮醴賓以一獻之禮注云此醴賓泲其醴是不用梱者也存疑鄭氏康成曰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為貴夫人致飲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

凡飲共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非食時王氏昭禹曰言非必饋食所共凡王所用皆共之也 毛氏應龍曰凡國事用飲皆共之不獨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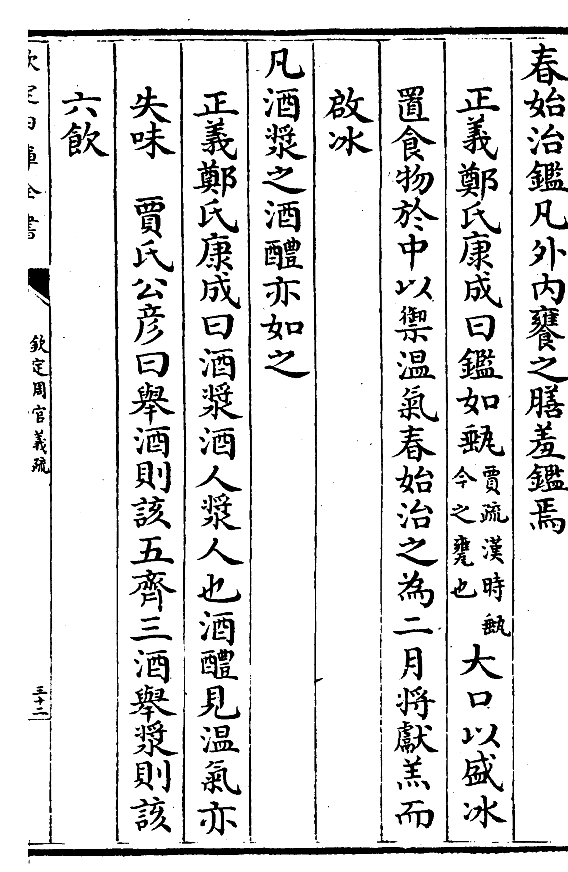
餘論魏氏校曰古者飲皆煮米為之以養生也後世以茶代飲雖適於口而損益相半矣

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凌力應反又力升反注故書正為政杜子春云當為正

正義杜氏子春曰正謂夏正三其凌三倍其冰 鄭

氏康成曰正歲季冬火星中大寒冰方盛之時春秋傳火中寒暑乃退賈疏昭公三年左傳杜注火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在南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中暑退引此者證十二月寒退之時冰最盛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周十二月冰未堅也豳詩二之日鑿冰冲冲謂周之二月夏之十二月三之日納于凌陰謂周之三月夏之正月豳地寒故納冰視此遲一月耳



春始治鑑凡外内饔之膳羞鑑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鑑如甀大口以盛冰賈疏漢時甀今之甕也置食物於中以禦温氣春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

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酒漿酒人漿人也酒醴見温氣亦失味　賈氏公彦曰舉酒則該五齊三酒舉漿則該六飲

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客不以鑑往嫌使停膳羞也賈疏冰若有鑑則不消釋食得停久實冰於夷槃中置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賈疏喪大記君設大槃造冰焉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瓦槃無冰諸侯不敢與天子同名夷槃故名大槃大夫卑不嫌與天子同名其制則小漆赤中用朱漆其中也

賈氏公彦曰舉大喪則小喪亦共之三夫人九嬪當與諸侯已下同用大槃其世婦已上則與大夫同女御與士同無

冰見賜乃有

案不曰凡喪共冰者曰凡喪共冰不知大喪之用夷槃也曰大喪共夷槃冰則凡喪共冰而不用夷槃具見矣春秋傳命夫命婦喪浴用冰及孟獻子所稱皆諸侯之制也天子之士比侯國大夫得用冰可知

夷注訓尸於記男女奉尸夷於堂不可通孔氏穎達陸氏德明並訓陳為安

夏頒冰掌事秋刷刷所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暑氣盛王以冰頒賜則主為之春

秋傳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

賈疏昭四年左傳申豐語爾雅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服氏云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夏三月日在昴畢奎婁晨見東方而出冰公始用之注引之據三月末之節氣證夏須冰也申豐又曰其藏之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服氏云火星昏見東方於夏為三月七月詩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

鄭氏衆曰刷除冰室將更內新冰

案左傳西陸朝覿而出之以初夏頒冰之始事言此職夏頒冰掌事則統掌夏三月頒冰之事鄭氏引傳以證經未見其謬薛氏衡以夏專指四月遂生枝節耳且傳又曰獻羔而啟之則西陸指降婁非指實沈也五月日始行南陸是五月以前日躔降婁大梁實沈三次俱屬西陸薛氏謂日在實沈之次轉而行南陸是矣何又云非西陸乎火為心宿日月五星以二十八宿為次未聞二十八宿又自有其次也出次之

說尤不可通　又案據豳詩及左傳則藏冰出冰皆有祭其即凌人主之與

籩人掌四籩之實

正義賈氏公彦曰四籩謂下朝事饋食加籩羞籩

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麷敷翁反蕡符分反膴火吳反鱐師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賈疏祭宗廟無血云薦血腥者謂毛以告純血以告殺是為告殺時有血與朝踐薦腥同節故連言血耳非謂祭血

也蕡枲實也膴牒生魚為大臠鮑者於楅室中糗乾之賈疏楅室謂楅土為室出江淮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

賈氏公彥曰朝謂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

鄭氏衆曰熬麥曰麷麻曰蕡稻曰白黍曰黑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鹽虎形賈疏僖三十年左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歜白黑形鹽服注昌歜昌本之菹鹽虎形剋形為之也王氏應電曰形鹽掘地以出之積鹵所結其形似虎

王氏安石曰朝事之籩豆以象朝事其親所進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朝事之禮在司尊彝或謂之朝踐或謂之朝獻者與此經互相備也曰踐者籩豆有踐也曰獻者舉齊酒而進之也

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橑榛實㮚古栗字橑音老徐力到反榛側巾反劉士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饋食薦孰也乾橑乾梅也有桃諸梅諸是其乾者榛似栗而小　賈氏公彦曰朝踐薦血腥後堂上更體其犬豕牛羊烹孰時后先薦饋食

之籩於八籩少三者棗桃梅皆有乾溼也知必有八者案儀禮特牲少牢士二籩二豆大夫四籩四豆諸侯宜六天子宜八醢人饋食之豆有八此朝事加籩亦八故以義參之為八也　王氏安石曰饋食之籩豆以象食時所進也

通論鄭氏康成曰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祼不薦血腥自薦孰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賈疏天子諸侯則有室中二祼堂上朝踐薦血腥之禮大夫士則無此二者而同名饋食

之禮

王氏昭禹曰饋食在司尊彝或謂之饋獻或謂之再獻以食言之則謂之饋食以齊酒言之則謂之饋獻以祭之序言之則謂之再獻祭以食為主食先祭豆故此經言饋食司尊彝以獻為主故言饋獻再獻文各有當也

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㮚脯蔆音陵芡音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加籩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之籩重言之者以四物為八籩蔆芰也芡雞頭也賈疏案春

官内宗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内宗所薦明主婦于后又特牲禮主婦獻尸宗婦執兩籩于户外主婦受設于敦南主人獻尸之時不見有設籩之事故知唯主於后也少牢主婦不設籩者以當日儐尸故也其不儐尸者亦與士同　王氏安石曰加籩加豆以象饋之有加也

案特牲少牢禮凡設籩皆在主婦亞獻時故注謂尸既食后亞獻所加之籩而薛氏季宣乃謂特牲禮加爵不施於亞獻之節殊不可解長兄弟衆賓長加爵時本無設籩之文而妄以此相糾纏可乎

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糗去九反餌而志反餈疾資反注故書餈作茨鄭司農云茨字或作餈

正義鄭氏康成曰羞籩謂若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於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者賈疏天子祭祀之禮亡故取少牢大夫禮觧之有司徹大夫當日儐尸正祭不設內羞庶羞故於儐尸設之此天子之禮儐尸在明日則祭日當設之少牢下篇不儐尸者賓長致爵受酢後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於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天子之禮賓長受酢後亦當設此內羞庶羞於尸祝及王與后注不引不儐尸而引儐尸者以其設內羞庶羞之禮同故祗引其一但正祭設於祝儐尸設於侑又儐尸主人酬尸後正

祭賓長受酢後為異耳 糗餌粉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 賈疏餌則不餅餅之曰餈今之餈糕名出於此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 王氏安石曰羞籩羞豆以象養之有羞也

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

正義鄭氏康成曰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既食既飲曰羞 賈疏未食未飲曰薦者先薦後獻據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豆籩朝事饋食之

籩是也既食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也

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事之籩謂殷奠時賈疏殷大也大奠朔月月半薦新祖奠遣奠之類　賈氏公彦曰賓客之事謂饗燕時共其薦籩羞籩

案共其籩薦羞之實者共其籩與薦羞之實也少牢禮先云司宫𥺌豆籩于房中繼云改饌豆籩于房中實豆籩之實則非預實之以往而亦非籩人醢人實

之可見矣喪事賓客文雖異而義則同知然者以醢人職上言祭祀而下以賓客喪紀如之也

存疑王氏安石曰祭祀各有所共常器籩人共其實而已喪事及賓客之事則非特共其實并以籩共之也籩人言共籩薦羞之實者籩人以籩名官也醢人言共薦羞之實者醢人之官不以豆名故也

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於其飲食以共房中之羞

案籩豆首言祭祀次及賓喪乃及王后世子以禮事為重立言之序也王食不共諸籩所共者内羞糗餌粉餈而已

凡籩事掌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凡籩事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師役稍事

醢人掌四豆之實

正義賈氏公彦曰四豆謂朝事饋食加豆羞豆也豆

與籩並設節數與四籩同時　禮圖曰案考工記旊人為豆高一尺又鄭注禮記云口圓徑尺有二寸有蓋又注鄉射禮云豆宜濡物

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韭音久菹莊魚反醓吐感反本又作醯臡乃兮反菁音精茆音卯麇京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四寸為菹賈疏四寸蓋以一握為限三臡亦醢也作醢及臡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

中百日則成矣賈疏案王制一為乾豆注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脯非豆實亦謂作醢始得在豆與此先膞乾其肉義合菁蔓菁也茆鳧葵也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　鄭氏衆曰醓醢肉醬也或曰麋臡醬也有骨為臡無骨為醢　賈氏公彥曰凡不言菹者皆是齏昌本之類是也八豆並后設之　鄭氏鍔曰醓亦謂之臡蓋同一法

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蠃力禾反脾婢支反析星歷反蠯蒲皆反蜃市軫反拍音博

正義鄭氏康成曰蠃蜬蝓蜃大蛤蚳蛾子賈疏皆爾雅文鄭

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脅也或曰豚拍肩也案士

喪禮小斂奠特豚四鬄兩胉鄭杜盖本此而謂拍與胉通耳

百葉也蠯蛤也　鄭氏衆曰脾析牛

豚拍三者不言菹皆齏也　賈氏公彥曰此八豆之内脾析蜃

加豆之實芹菹兎醢深蒲醓醢箈菹雁醢筍菹魚醢箈音

迨爾雅作箈同鄭司農云水中魚衣也徒來反沈文之反筍息尹反注故書雁或為鴈杜子春云當為雁

正義鄭氏康成曰芹楚葵深蒲蒲始生水中子箈箭

萌筍竹萌賈疏箭一名篠筍一名簜　鄭氏衆曰醓醓肉醬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蒲蒻只堪為席不堪為菹箈非水物不得為魚衣故先鄭説後鄭俱不從云深蒲蒲始生水中子者以當時所見破之也

案郊特牲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醓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豆籩之實其相配也亦有義焉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食音嗣下同糝素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酏餈也內則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餈賈疏案雜問志內則餈次糝周禮酏次糝又酏在六飲中不合在豆且內則有餈無酏周禮有酏無餈明酏餈是一也　又曰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賈疏上糗餌無肉則入籩此餌米肉俱有故入豆　鄭氏鍔曰醓醢則朝事之豆於韭菹用之加豆則於深蒲又用之魚醢於饋食之豆用之於加豆則又用之蓋氣味相成不

嫌再薦也

存異鄭氏衆曰酏食以酒酏為餅賈疏酏粥也以酒酏為餅若今起膠餅

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内羞

正義賈氏公彦曰此節與籩人職同

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齊徐劉子西反音齎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當為齏五齏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七醢醓蠃蠯蚳魚兎雁也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也三臡麋鹿麇也凡醢醬所和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少儀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麇為辟雞兎為宛脾皆牒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醢以柔之由此言之則齏菹之稱菜肉通王氏詳說曰少儀鄭注皆菹類是菹兼肉菜而言今言七菹皆菜類言齏則通肉菜蓋析言則齏與菹為二通言之則齏亦可名菹也

賈氏公彥曰王舉已下與籩人異以王舉不共籩

實唯有豆實共醢六十甕以醢為主其實有五齏七菹等

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客共醢謂致饔餼時　賈氏公彥曰案掌客上公之禮醯醢百有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此經共醢五十甕并醯人所共醯五十甕共為百甕乃據侯伯饔餼之禮舉中言之上公百二十甕與王同者據二王之後王所尊敬者而言其

同姓諸侯唯魯得與二王後同又宗掌客上公以下並是諸侯自相待之禮天子待諸侯亦與之同

醢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賔客亦如之以共祭祀至之物作一句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賈疏五齊七菹凡醯物乃醢人所掌豆實而列此職者齊菹醬皆須醯成味故與醯人共掌之　賈氏公彦曰醯人連言醬者并掌豆醬也下賔客之禮據饔餼此賔客據饗食致之　王氏安石曰醢人醯人

所共五齊七醢七菹三臡皆謂之醬

案連言醬者合醢與醬而成之物則醢人掌之也七醢三臡純乎醢者也五齊七菹兼乎醢而為醢者也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正義賈氏公彥曰齊菹醢物六十甕并醢人六十甕即膳夫醬用百有二十甕是也賓客之禮所共與醢人所共為百甕亦據侯伯舉中言之　王氏昭禹曰

凡醬齊菹用醯以成者皆共之也

案王舉所共醯醯之物共於内饔以俟饋故有六十罋之多非一日而盡之也詳見膳夫内饔職　王舉共醯物賓客共醯此醯人之專職與醯人對舉者也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則并醯物而共之故兼云醬以醯人共内羞故醯人共此亦聮事而分職者也於此云共后及世子之醬齊菹則知后雖與王同庖而豆實則在百二十罋之外也

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令謂受入教所處置賈疏四方鹽來有數種處置不同故云受入教所處置也求者所當得　劉氏彝曰鹽人之政令以鹽之産所不同而用藏亦異有刮於地而得者有風於池而凝者有積於鹵而結者有取海水汲井泉而煮者

通論王氏昭禹曰醢人醯人皆不言政令鹽之為物其用博其利厚異於醢醯故必有政令以治之

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苦依注作盬音古

正義杜氏子春曰苦讀為盬謂出鹽直用不湅治賈疏盬鹹非苦故破苦為盬今海旁出鹽之處謂之盬　賈氏公彦曰苦鹽今之顆鹽也　鄭氏康成曰散鹽鬻水為鹽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謂散鹽湅治者下經鬻鹽是湅治故後鄭不從

賓客共其形鹽散鹽

正義王氏安石曰朝事之籩有形鹽而鹽人不言若

賔客共之則祭祀可知也

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飴鹽鹽之恬者今戎鹽有焉賈疏即石鹽也

王氏昭禹曰膳羞共飴鹽以致味故也

凡齊事鬻盬以待戒令齊才細反鬻同煮盬音古

正義鄭氏康成曰齊事和五味之事鬻盬湅治之

餘論馬氏端臨曰周官所建山澤之官雖多大概不過掌其政令厲禁不在於征榷取材也至管夷吾相

齊負山海之利始有鹽鐵之征巧為之法陰奪民利而取之既以相桓公霸諸侯而齊世守其法故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布常無藝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術有自來矣

案馬氏説固正然鹽之為物所産多而為利厚官治之而少收其贏視關市之征未為苛也但不宜多取困民耳

冪人掌共巾冪冪莫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共巾可以覆物　王氏曰用以冪物通上下而有之者巾也以事言之則主於覆冒以禮言之則主於設飾　賈氏公彦曰巾則下經王巾皆黼是也冪者冪八尊之類是也巾兼以拭物

案康成謂巾以覆物葢以覆釋冪非以冪為一物與巾對也賈疏分而為二微與注異

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賈疏禮器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冪彼據祭天則疏布是祭天地可知舉天地則四望山川社稷林澤皆用疏布

賈氏公彦曰疏布者大功布為冪六彝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也祭天無裸惟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此據正尊而言若加明水玄酒則十六尊皆以疏布冪之也　王氏昭禹曰言畫則知疏布之素言疏則知畫布之密疏而素者質也畫而密者文也

凡王巾皆黼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飲三酒皆畫黼　賈氏公彥曰黼者白與黑為斧文取斷割之義酒飲之外籩豆之屬皆用之

案曰王巾以别於祭祀事鬼神所用者也黼亦畫不言者可知也

宫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

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賈疏人君所居皆曰路路大也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也是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賈氏公彥曰脩掃除也　朱子曰王大寢一小寢五大寢聽政嚮明而治故在前小寢釋服燕息故在後其小寢一寢在中四寢在於四角春居東北夏居東南秋居西南冬居西北土王之月居中后之六宮正宮在前五宮在後其制如王之五

寢

通論王氏安石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

王氏詳說曰王謂之六寢掌之者宫人后謂之六宫掌之者寺人

為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匽於建反徐音偃蠲音圭又古淵反去起呂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匽豬謂霤下之池受畜水而流之者蠲猶潔也詩吉蠲為饎

鄭氏衆曰匽路厠也

案井與匽為類則井非汲水之井記曰外内不共井如承簷霤則外内本不相通無煩限隔康成以井為受水者匽為流水者似得之或曰北方沙地鑿暗井於庭隅以受水潦所謂漏井也

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埽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埽素報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沐用潘浴用湯毛氏應龍曰潘淅米汁也　王氏應電曰寢中之事枕席牀笫唾壺虎子之屬　鄭

氏康成曰勞事勞褻之事

餘論王氏應電曰後世凡便身煩勞之事皆屬之宦寺而周公必以屬士人欲其旦夕承弼而杜逢迎狎溺之漸也故孔安國侍中以儒者聽掌唾壺惟漢制猶近古耳

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王適四方及會同所舍　王氏應電曰會同王城之外廵守方岳之下凡有故而適

四方宮人隨行舍中掌事一如在國

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舍試夜反梐彌禮反枑户故胡誤反重直容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故書枑為柜杜子春讀為梐枑梐枑謂行馬某謂行馬再重以周衛有外内列也　賈氏公彦曰會同皆為壇於國外舍王至壇所息舍也故設梐枑梐枑所施惟車宮壝宮有之帷宮暫止之地無庸設此虎賁氏舍則守王閑注云閑梐枑

設車宮轅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行止宿阻險之處備非常次車以為藩則仰車以其轅表門賈疏謂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　王氏昭禹曰設梐枑再重於其外然後設車宮轅門於其內

存異鄭氏鍔曰車有甲士可備非常轅橈而不直有門之象

為壇壝宮棘門壝予偽反　劉欲鬼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行止宿平地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宮賈疏止宿之間不可築作牆壁宜掘地為宮土在堳畔而高則堳埒也鄭氏衆曰棘門以戟為門賈疏隱公十一年左傳鄭欲伐許授兵於大宮子都與潁考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故知棘即戟也　鄭氏鍔曰築壇於中壝土於其外以為宮地平故增高土壙故為防限記云越棘大弓棘戟同　王氏應電曰壇邊低垣圍繞者曰壝　王氏昭禹曰覲禮所謂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是也

案車宮轅門王行止宿則用之無險阻平地之異車之宮以為障蔽扞禦耳非夜間使甲士登之如鄭氏鍔之繆說也壇壝宮棘門則專為會同而設司儀職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與覲禮所言正互相備非因止宿而為之康成以王止宿分險阻平地為車宮壇壝宮之别未為確解

為帷宮設旌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

為宮則樹旌以表門　賈氏公彦曰案司常職會同賓客置旌門則旌門司常置之轅門等亦宜他官置之掌舍直主掌之耳旌則司常職析羽為旌者也

無宮則共人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行有所逢遇若往遊觀陳列周衛則立長大之人以表門　王氏安石曰壇壝宮棘門則為之而後成車宮轅門旌門無所為也設之而已人門則又不設也共之而已

案人門謂兩旁以人排立如牆而空其當前以通出入其空處則謂之門也

存異毛氏應龍曰王宮五門王行所在亦如之梐枑一也梐枑以內方三百步環以車為車宮轅門之內環以壝壝若今小牆為壝宮戟門之內達於九十六尺之壇壇三成張帷幕於此為帷宮由旌門而入至於王所環衛在列當升降之道以人夾立亦謂之門是為備五門之制此王行所居若止宿則共張又當

隨事而異布置亦隨地而異矣

案以上四節經皆各為一事說者乃欲羅而合之此事勢之必不可行者也然其說易惑人故存而論之

凡舍事則掌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行所舍止

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幕模鄂反幄烏剝反帟音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出宮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賈疏案聘禮館人布幕官陳幣史展幣皆於幕上又

賓入境及郊及館皆布幕展帟是幕在地展陳於上也帷幕皆以布為之賈疏案既夕禮明衣裳用幕布帷在幕下故知二者皆用布至於覆棺之幕則用繒檀弓布幕衛也綃幕魯也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主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幄帟皆以繒為之賈疏喪大記有素錦褚褚即幄彼喪用錦此用繒可知凡四物者以綬連繫焉　鄭氏衆曰綬組綬所以繫帷也　賈氏公彦曰綬條也幕人掌此五者王出宮則送與掌次張之　王氏安石曰幕人非特掌其物又掌其事

案此總言幕人所掌有此五類耳所謂事亦非張事也凡外内之分吉凶之辨收藏之法出入之式聯之風之之節濯之摟之之宜無非事者

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

正義鄭氏康成曰共之者掌次當以張　王氏應電曰王及諸侯賓祭各有大次小次帷宫旅幕諸物師田則有幕帟並幕人共於掌次而張之

餘論魏氏校曰王以事出不可露次故以繒布為帷

幕幄帟用畢而徹之後可復用後世儉則蒲為行宫奢則錦為步幛皆不知幕人之法也

大喪共帷幕帟綬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賓客飾也帷以帷堂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賈疏王喪有賓客者若顧命成王喪召公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喪大記及士喪禮始死帷堂小斂徹之及殯在堂亦帷之又顧命云出綴衣于庭爾時在庭應設帷幕也帟在柩上者掌次王喪則張帟三重是也　史氏浩曰大喪獨不設幄寢苫枕塊無事於此帟為亡者設也

案王喪賓客凡異姓羣臣皆是不但外諸侯也帷設於堂經有明文幕張之於庭者豈以賓客朝夕入即哭位分立庭中故設幕以障風日雨雪與

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

正義鄭氏康成曰惟士無帟王有恵則賜之檀弓君於士有賜帟　賈氏公彦曰此言三公不言諸侯與孤掌次言諸侯與孤不言三公者三公即是諸侯再重孤與卿大夫同不重

掌次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大小丈尺（賈疏下文大次小次）賈氏公彥曰王出宮則幕人以帷幕諸物送至次所掌次則張之故云以待張事　王氏詳說曰次亦用之於諸侯用之於尸用之於耦而言掌王次之灋者以王為主以該其餘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邸典禮反一本作皇羽邸）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旅上帝祭天于圜丘（賈疏下經別云祀五

帝則知此是昊天上帝與司服及大宗伯昊天上帝一也國有故而祭曰旅賈疏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是國有故而祭謂之旅此以旅見祀也賈疏此文不言正祀昊天上帝故鄭云因旅見之張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賈疏據鄭云於幄中不徒設氈案皇邸而已并有大次小次之幄與下祀五帝互見鄭司農云皇羽覆上邸後版也某謂後版屏風與染羽象鳳凰羽色以為之

賈氏公彥曰案謂牀也牀上著氈即謂之氈案皇邸謂為大方版於坐後畫為斧文染羽象鳳凰色覆於版上明堂位及司几筵皆云黼扆此不在寢

廟無㞳故別名皇邸

案春秋屢記不郊猶三望之文則王者之郊必及四望可推也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旅上帝亦及四望則上帝即昊天上帝而旅之亦於圜丘明矣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旅上帝與祀天為二而相次焉以祀天于圜丘者其常而旅則有故而後為之蓋非常也雖同為大祀而禮則稍有隆殺焉故禮器曰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職金職旅

于上帝則共其金版而禹貢於山每言旅大抵告成功也意國有大功既成而告之即所謂大故乃有金版以志其事而常郊則不必有之與冬至圜丘有定期而旅則無定然祭數則瀆既旅則其歲未必更舉常郊也張案設邸旅既有之焉有冬至圜丘而反不備者乎故注云以旅見祀也張氈於案而坐焉可見古人亦有不必席地者矣

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

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謂接祭退俟之處祭義周人祭日以朝及闇雖有強力孰能支之是以退俟與諸臣代有事焉合諸侯於壇王亦以時休息重帟復帟重案牀重席也　劉氏彝曰張大次以候止息小次以候行禮　賈氏公彦曰不言壇及皇邸亦有可知上壇案不言重席亦有重席

可知互見為義

案合諸侯謂殷同為壇於國外故張次與朝日祀五帝同祀五帝疑即明堂詳見大宰職朝日中祀而在祀五帝之上者見凡中祀皆張次設帟如大祀也

師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顧占察　賈氏公彦曰張幕者為王設坐不言帷亦有可知

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田則張幕設案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賈疏初往止居謂宮外也即公待事應是宮內宮即司儀所云宮方三百步壝土為之牆是也師田謂諸侯從王而師田者　賈氏公彦曰為諸侯張之也四時常朝在國內此朝覲為會同而來故在國外與大宰大朝覲會同一也設案不言重則無重席亦應有單席於牀也

案諸侯各有掌次當自張之雖在王城之外未必王

官共之也經特言其等差耳況其在四岳及擇地而

會同者乎

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邦事謂以事從王若以王命出

也賈疏以王命出者若祭祀王有故不親羣臣攝之　孤王之孤三人副三公

論道者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從王祭祀合諸侯張大

次小次賈疏上諸侯之禮惟有會同師田無祭祀此云祭祀者王於會同與祭祀同云合諸侯亦

如之則諸侯三公從王祭祀亦與從王會同同也　師田亦張幕設案

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

正義鄭氏康成曰張帟柩上承塵　賈氏公彦曰此

諸侯謂三公王子母弟若畿外諸侯掌次不共之

劉氏彝曰諸侯再重或朝覲會同而卒者　賈氏公

彦曰喪言凡者以自王以下至孤卿大夫兼有后及

三夫人以下也后與王同三重世子三夫人與諸侯

同再重九嬪世婦與孤卿大夫同不重御妻與士同

無帟賜乃有也

案三公王子母弟秩視外諸侯故疏云然非直謂之諸侯也諸侯在國之喪張帟亦再重此葢言其制耳諸侯亦有朝覲而沒於京師者合劉氏彝之説乃備

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大幕賈疏以言旅故知大幕案門内庭中當亦有之

尸則有幄　鄭氏衆曰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賈氏公彦曰天地宗廟祭祀助祭者多不可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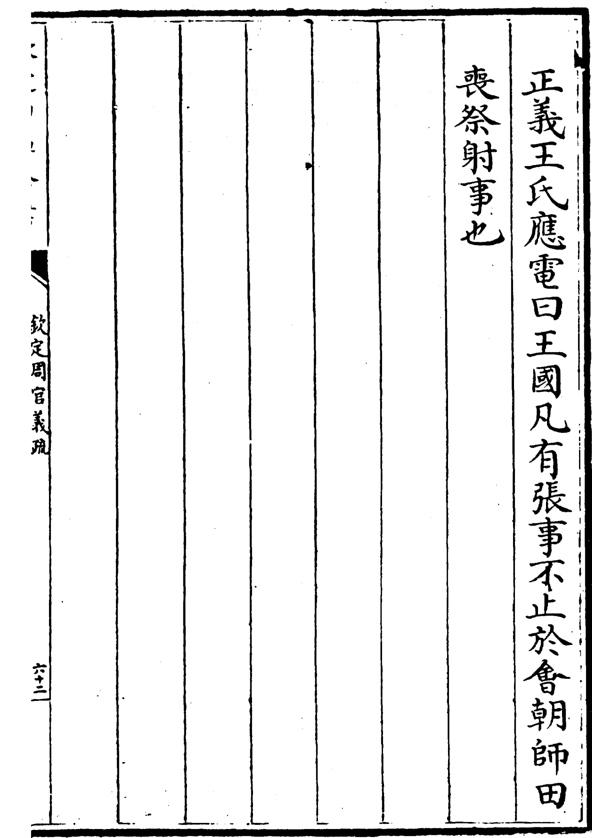
獨設故張旅幕諸祭皆有尸尸尊故別張次

案旅幕門内庭中助祭者序立之處當亦張之微獨門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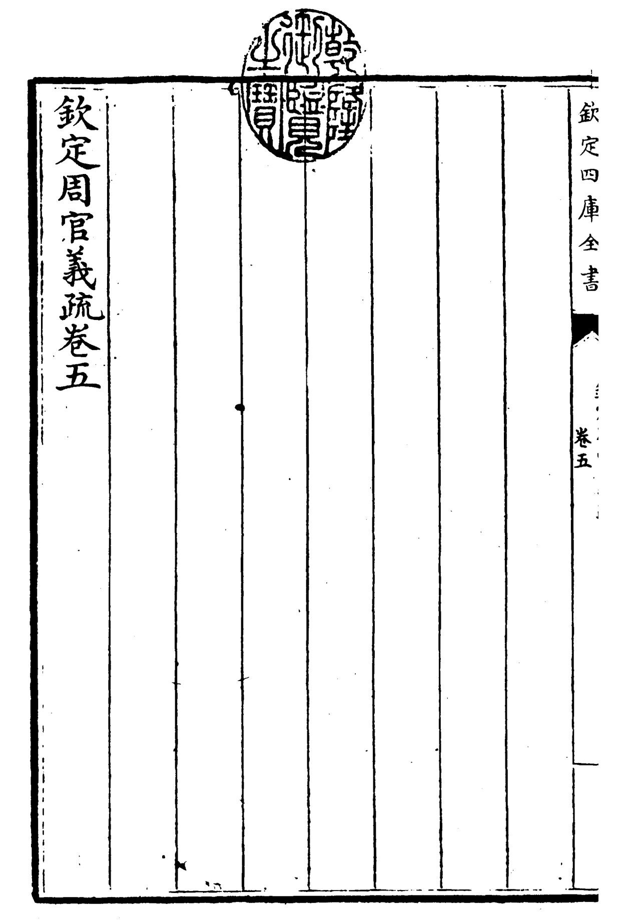
射則張耦次

正義鄭氏康成曰耦俱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儀遂命三耦取弓矢於次賈疏天子大射六耦賓射亦六耦燕射三耦注所引大射三耦據諸侯而言衆耦則多無常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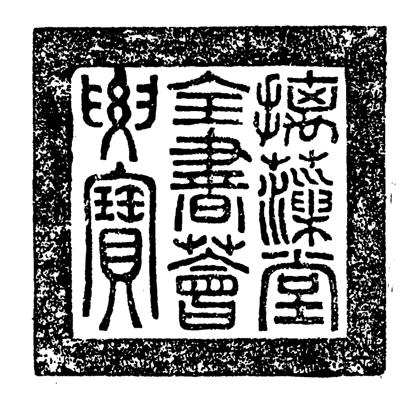
掌凡邦之張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王國凡有張事不止於會朝師田
喪祭射事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張耀臺